

周瘦鹃
小说集

Zhou
Shou Juan
XIAOSHUOJI

世相

周瘦鹃

著

对邻的小楼

我沿街走去，脚步也轻快了许多，嘴里又呜呜地低哦着，唱了一出《鱼藏剑》，接连却想起了伍子胥吴市吹箫的故事。我自己做了伍子胥，勉强把那饭店里跑堂的派了个浣纱女的角色。这当儿我肚子里既饱，心里又何地地快乐，口中不住地唱着，好像变作了个嬉春的黄莺儿，且还觉得我四面似乎都在那里，和着我高唱呢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世相

周瘦鹃

著

对邻的小楼

周瘦鹃
小说集

Zhou
Shou Juan
XIAOSHUOJI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CHIN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周瘦鹃小说集. 世相·对邻的小楼 / 周瘦鹃著. --

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205-0743-1

I . ①周… II . ①周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7862 号

责任编辑: 梁玉梅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81136655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 开

印 张: 14.75

字 数: 203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辑一 家——

- 试 探 / 003
父 子 / 013
九华帐里 / 021
女冠子 / 029
大水中 / 035
孝子贤媳 / 041
珠珠日记 / 044
烛影摇红 / 052
噫之尾声 / 060
西市犂尸记 / 071
爱妻的金丝雀与六十岁的老母 / 076

辑二 世——

- 脚 / 085
血 / 090
小 诈 / 093

圣 贼 / 098
旧 约 / 104
良 心 / 110
对邻的小楼 / 121
挑夫之肩 / 126
最后之铜圆 / 130
汽车之怨 / 143
我的爸爸呢 / 147
著作权所有 / 149
照相馆前的疯人 / 153

—— 辑三 国

遗 像 / 159
落花怨 / 164
为国牺牲 / 173
亡国奴家里的燕子 / 185
亡国奴之日记 / 188
卖国奴之日记 / 203

试 探

那时正是深秋天气，院落中一树梧桐，撑着它瘦干儿战着西风，萧萧飒飒地做出一派潮声来。那树上早有好几十瓣黄叶飘落在地，被风儿刮着，兀在那里打旋子，倒像生了脚，满地乱跳乱舞的一般。有一二瓣，却像鸟儿似的飞到一扇玻璃窗中，打在一个少年人的头上。

这少年正拈着一支笔，呆坐着想什么似的，被这落叶一打，才微微地动了一动。当下就拈着那叶瓣儿，带笑自语道：“我正在这里想那开场的几句点缀文字，兀地想不起来。如今蓦地里飞来这瓣梧桐叶，我倒有了句子了。”于是把那笔在砚上蘸了一蘸，动手写道：“秋深矣，落叶如潮……”

不道刚写得两句，却听得呀的一声，门开了，趑进他的小厮小云来，提着嗓子说道：“主人，外边有一个人求见。衣儿脸儿都很肮脏的，我问他要名刺，他却给我一个白眼。我回他说主人此刻不见客，他却老不肯走，说定要一见呢。”

那少年怒勃勃地答道：“小云，我正忙着，不能见他，可是那《秋声》杂志里正催着我的短篇小说，明天须要交卷的。他倘要见我，唤他停一天来就是了。”说着，动笔又写。

小云忙道：“主人，这个不行。他说主人倘若不见他时，他自管闯进来

咧。况且那人又活像是个钟馗，怪怕人的，我倘出去回绝他，却要吃他一个耳刮子。”

那少年皱了皱眉，把笔儿向桌子一丢，大声道：“天杀的！不知道那厮是个什么路数，偏偏这样打扰人！小云，你且去领他进来。”

小云答应着，一路走将出去，一会儿就领着个五尺来长、四五十岁化子似的人闯进门来。

那人进了门，便张开了一张血盆大口，笑了一笑，露出那一半儿像黄蜡、一半儿像黑炭的牙齿来。那少年一见这人，几乎吓了一跳，想小云说他像钟馗，委实一点儿不错呢。瞧他身上，穿着一件又肮脏又破烂的棉袄，也不知道它本来是什么颜色。上边又满着无数的窟窿，一个个好像蜂房似的，那半黑半白的棉絮也落在外边。下边一条褡鼻裤，恰正相得益彰，头上那头花白的头发，蓬蓬松松地堆着，多半是那虱类的殖民地。就那嘴边的须儿，也像乱草一个样儿。两只脚上，一只穿着草鞋，一只穿着破靴子，靴尖开着个老虎口，伸出五个脚趾来。

那少年打量了好久，呆得说不出话儿。那人抬着两个铜铃似的血眼，向四下里溜了一下子，接着就劈毛竹般放声问道：“你可就是什么小说家，唤作陈乐天的是么？”

少年答道：“正是。你要瞧我，可有什么事？”

那人老实不客气，鞠了个大屁股，在一把雪白椅套的安乐椅上坐下来，直把个陈乐天恨得牙痒痒的，却又不能发作。那人搁起了那只穿着破靴子的脚儿，五个乌黑的脚趾，也就和陈乐天行一个正式的相见礼咧。

半晌，那人才道：“陈先生，我委实苦极了！日中既没饭吃，晚上又没宿头，眼见得天已渐渐冷了，如何挨得过去？你可能可怜见我，收我在这里充一个下人吧？”

乐天勃然道：“我这里已有小厮，又有老妈子，不必再用什么下人。”

那人又道：“先生，你瞧我样儿虽然不大好看，然而抹桌扫地倒便壶，都

是一等的名手。府上虽已有了小厮老妈子，添一个下人也不算得多。先生很有好心的，请收了个可怜人吧！”

乐天道：“对不起，此刻我正有着事，可没有空儿和你歪厮缠，快些出去，别噜苏了。”

那人现着哀求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先生，你瞧上天分上，赏赐一个饭碗给我。人家都拒绝我，人家的儿子们都撵我出来，只你总得体着上天的好心，赏我一个脸。就不肯收我做下人，可能听我说……”

乐天很不耐地说道：“但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呢！”

那人道：“先生虽没有闲工夫，可能从百忙中腾出十分钟的工夫来？要知我如今堕落到这般田地，情节很曲折的。先生既是篇小说家，可要得一篇小说资料么？我的事儿，简直好做得一篇小说。先生听了，倘说好的，只消赏给三四角钱，我也好挨过两三天咧。”那涎沫好像急雨跳珠般，飞在乐天脸上。

乐天忙把自己的椅子拽得远了一些，一边想那人的事倘能做得小说资料，倒也不恶。况且近来正苦没有资料，脑中又挖不出许多，单造那空中楼阁，究竟也不能持久。我不妨听他一下子，可不是浪费光阴呢！想到这里，便点上了一支纸烟，吸着说道：“如此你快说来，我便破了十分钟的工夫听着你。你要是胡说乱道，我便唤小厮撵你出去。”

那人点了点头，忽从耳朵里挖出小半截的纸烟来，取了乐天手中的烟去接了火，一连吸了几口才抛在地毯上边，把脚一阵子乱踏。乐天瞧了这种情景，心中甚是着恼。

不一会那人便开口说道：“十五年前，我也是个很得意的人，年壮志大，手头也有几个钱。一年上，我忽地发一个狠，想到美国营商去。好在我早年断弦之后，并没续弦，但有一个儿子，年纪还只十岁，我就把他托给一个好友，动身走了。不道船到了半路上，忽地触礁沉没，一时大哭小喊，闹得个不亦乐乎。妇人和孩子们都坐了小船，纷纷逃命，我们男子只索一个个跳入海中。会游水的，自然保全了性命；不会游水的，都葬身海底。我平时原不

会游水，只是徼天之幸，却飘飘荡荡地飘到了一个所在。幸而上天又可怜见我，给我遇了一位慈善的老牧师。老牧师见我落魄异乡，也不是事，就收我在家中做他的下人……”

乐天道：“且慢，那艘沉没的船，唤作什么名？”

那人答道：“那船唤作‘宝星’。遇难的时期，已在十五年前，那时先生怕还是个小孩子在学堂里读书咧。”

乐天很诧异地说道：“咦，奇了。十五年前，我老子也坐了那‘宝星’出去的。半个月后，陡地得了个恶消息，说那船儿已在半路上遇了难咧。我老子一去，也就永不回来。那时我虽是个小孩子，已懂得人事，自问自己变做了个没爹没娘的孤儿，好不悲痛，往往对着黄浦，下几行思亲之泪。然而酸泪入水，可也流不到美国去呢。如今你既说当年也搭着那‘宝星’出去的，如此恰好和我老子同在一艘船上，不知道你可曾见过我老子？或者也认识他么？”

那人愣了一愣，答道：“我认识的朋友们中并没有姓陈的，加着那船上虽然大半是外国人，内中却也有好几十个中国人，我可不能一个个认识他们呢。”

乐天道：“只你唤作什么名？”

那人支吾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我唤作丁通山，不过流落了十多年，几乎把这名儿都忘了。那些化子朋友，都称我做老丁。因此上你倘不问我时，我竟记不起来。”说完，把身儿牵动着，伸手到那破棉袄里去搔爬一会子。接着伸出手来，把指甲儿轻轻一弹，就有一个小黑团铅珠似的着在乐天脸上。

乐天愣了一愣，又颤声问道：“你，你唤作什么？”

那人答道：“我唤作丁通山。”

这当儿乐天口中含着的一支纸烟，立时掉在地上，睁着两眼呆注着那人，又咕哝道：“丁通山？怎么也是丁通山？”

那人接口道：“正是，我便是丁通山，便是十五年前的丁通山。只到了如今，人家怕已不认识我了。咦！先生，你怎么满脸现着奇怪的样子？难道

十五年前你也曾听得过这名儿么？”

乐天一声儿不响，兀在室中往来踱着。抬眼瞧那壁上挂着一幅大小说家施耐庵遗像，倒像在那里向他冷笑的一般。他一行踱，一行心口自语道：“这是哪里说起？这么一个化子似的人，却是我的老子？瞧他的举动，分明是个下流人；瞧他的面目，又可怕煞人。然而他的名儿，却唤作丁通山，却是我的老子！十五年前，我不是也姓丁么，只为他动身出门时把我寄在一个朋友家中，后来听说他已在半路上遇了难了，便把我当作了义子，改姓了陈。直到如今，依旧用着义父的姓。然而我老子却回来了！唉，这是哪里说起？我一个大名鼎鼎的小说家陈乐天，却有这么一个化子似的老子，给人家知道了，可不要笑话我？况且我夫人又是个出身高贵的女学生，脸儿既俊，肚子里又有学问，平日间又最重贫富贵贱的阶级。凡是穷苦些的人，都让她瞧不起的。此刻我怎能领着这化子似的老子去见她？还向她说道，这化子便是你的公公，你便是他的媳妇？那时我夫人吃了这大打击，受了这大耻辱，怕要迸碎芳心，立刻晕去咧！幸而此刻她不在家里，尽能瞒着她。照情势上瞧来，唯有不认他是老子，把他敷衍了出去。好在他已不认识我，不怕事儿破裂呢。”想到这里，就住了脚，说道：“以后怎样，快说下去。”

那人净了净嗓子，在地毯上连吐了三口痰，又把两个指儿做了个双龙入洞势，探到鼻孔中去挖了几挖，随手把旁边圆桌上的一张白毯子，抹着鼻子。一会儿，便把他十五年中种种的艰难困苦说了出来，其中还夹着些不名誉的事。

乐天侧耳听着，好不难堪。等他说罢，就从身边掏出一张十块钱的钞票，授给他道：“你的事怪悲惨的，我很可怜你。此刻你就取了我这十块钱，快些去吧。”

那人喇地伸出一只很肮脏的手来，立时接了去，凑在眼儿上，瞧了好久，又把那纸弹了几下子，接着带笑说道：“先生，多谢你！我已好久没有见过这东西咧。你听见我的事，竟赏我这许多钱，你实是一个活菩萨，实是一个大慈善家。那老天一定保佑你，保佑你的夫人，保佑你的公子，保佑你的千金，

更保佑你的老太爷。”说罢，又一连谢了好几声，起身趑将出去。

乐天呆呆地眼送他出去，自语道：“十五年中，没有一点儿消息，我当他总已死的了。谁知却没有死，却回来了，却又变作了这个样儿！唉，我怎能还认他是老子？怎能还唤他一声阿父？”

当下里他便扑地投身在椅中，把手掩住了脸，一会儿才抬头来，把眼儿注在窗外。只一时他已忘了那桌上放着的稿纸，已忘了那“秋深矣，落叶如潮”的句子，其余的事也一股脑儿都忘了。只暗暗想道：但我做下了这件事，可合道理么？我可能把十块钱卖掉一个老子么？摸着良心自问，究竟有些过不去。可是他堕落虽然堕落，老子仍然是我的老子。我既是他的儿子，万不能做这丧尽天良的事。他虽堕落下去，我须得扶他起来，做了儿子，自该尽这儿子的天职呢。万一我将来也像他一个样，我儿子也抄了我的老文章，如此我飘泊在外，可搁得住么？想着恰又一眼望见了那梧桐树上一个鸟巢，每天早上它总和爱妻一块儿靠在楼窗上，瞧那小鸟们衔了东西回来，给老鸟吃。此刻一见了这鸟巢，心便大动起来。

于是发了狂似的飞一般奔到门外，向四下里望时，却已不见了他老子。但见一个送信的邮差，踏着一辆自由车过来。乐天忙截住了他，问道：“对不起，你一路过来，可瞧见一个衣服稀烂、四五十岁模样的人么？”

邮差道：“可是一个化子么？我瞧见的，他正在那横街上边，慢吞吞地踱着呢。”

乐天不则一声，拔脚就奔。不多一会，已到了横街上。抬眼瞧时，却见他老子正坐在一家后门的檐下，低着头把那钞票一条条地撕着。

乐天不敢怠慢，气嘘嘘地赶将过去，向他说道：“你老人家，可能跟着我来？我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告诉你，怕你老人家听了，定要咄咄称怪咧。”

他老子却不理会，依旧撕他的钞票。

乐天愕然道：“咦，你老人家，怎么把这好好儿的一张十块钱的钞票撕做纸条儿了？”

他老子嗤地笑了一声，仰着脖子说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我委实不认识它。只为耳朵里痒痒的，手头又没耳扒子，不得不借着这劳什子的造它一个。”说时，取了两条在手掌中搓着，搓成了个细条子，在耳中一阵子乱扒。

乐天瞧了，伸出了半截舌子，缩不进去，于是即忙拉着他老子三脚两步回到家里，恭恭敬敬地请他进了书房，只把个小云睁着两个乌溜溜的小眼珠，瞧得呆了。

到了书房中，乐天便跪在地上，亲亲切切地呼道：“阿父，你回来了！我便是你的儿子！便是你十五年前寄给个朋友的儿子！”

他老子带着诧异的样儿，忙道：“咦，怎么说？你是我的儿子？我姓丁，你姓陈，彼此可不相干的。快起来，你这样跪着，可要折煞我化子了。”

乐天急道：“阿父别说这话！刚才孩儿不过一时误会，并不是有意不认你是老子。十五年前，孩儿原也姓丁，只为那时听得了‘宝星’遭难的消息，道是阿父也落了劫数。你那朋友见我没了老子娘，怪可怜的，因此上把我做了义子。从此以后，我也就姓了他家的姓。如今阿父既回来了，那是天大的喜事！委实说，这十五年中孩儿也刻刻记挂着阿父呢！”

到此他老子便把他扶了起来，紧紧地拥抱着，喃喃地说道：“我的儿！我的儿！上天可怜见我们，使我们父子俩今天合在一起咧！”

乐天抬头瞧他老子时，只见那血红的眸子中已满着眼泪。

父子俩拥抱了好久，猛听得外边叮叮地起了电铃之声。

乐天忙道：“阿父，你媳妇回来了！像这样儿，如何和她相见？”

他老子道：“正是，这便怎么处？常言道，丑媳妇怕见公婆，如今却变了个丑公公怕见媳妇咧！”

乐天一声儿不言语，拉着他老子飞也似的赶上楼去。先领他到浴室中，给他洗了脸，又取了自己的衣服靴帽，唤他更换，一面三步并作一步地奔下楼来，到那客堂里头。

这时他夫人却已姗姗地走进来了。见了乐天，便呆了一呆，娇声晰晰地

呼道：“咦，乐天，你到底为了怎么一回事？脸儿白白的，像是受了什么刺激咧。”

乐天同她进了书室，柔声说道：“婉贞，今天平地里来了一件喜事，很奇怪的，你听了一定也要说奇怪。往时我不是和你说，我阿父已在十五年前在一艘船上落了难么？不想过了十五年，他老人家却好好儿回来了！”乐天说到这“好好儿”仨字，却微微皱了皱眉。

他夫人白瞪着一双凤眼，说道：“乐天，你可是发了疯么？公公早已葬身海底，怎能回来？”

乐天慢吞吞地答道：“已回来咧。那时他并没有死，却飘泊到一个所在，被一位老牧师收留了。以后一连十多年，兀和恶运交战，吃尽了困苦。此刻回来，委实不成个样儿，然而他究竟是我的老子，我须得爱他。你瞧我分上，也须得孝顺他。”

他夫人欣然道：“做媳妇的原该孝顺公公，还用你教我么？乐天，你阿父回来了，这是我们天大的喜事。不过这事儿来得突兀，简直好像是梦境呢！乐天，公公此刻在哪里？快和我说。”

乐天道：“别响，他已经楼上下来了咧。”说时，那扶梯上果然起了一片脚步声。

一会儿，他老子已入到室中，指着他夫人问道：“乐天，这可就是我的媳妇么？”

乐天答应了一声“是”，只呆瞧着他老子。

原来他老子此时似乎已受了幻术，全个儿变了，刚才那种下流人的神气一些儿都没有，态度又庄严又大方，俨然是个上流社会中的老绅士。刚才那双血红的眸子和那血盆的大口，也都变了个样。那种乱草似的须儿发儿，也整整齐齐的，只带着些花白之色。乐天瞧着他老子，直当作大剧场中的名优化了妆咧！

他老子却悄悄地说道：“乐天，你瞧了你老子这个样，可不失望了么？我

已在这十分钟中，学那《西游记》中齐天大圣的法儿，变了一变咧！”

乐天呆着说道：“我不明白！我不明白！”

他老子微笑道：“现在你不明白，停会儿我就使你明白。”说时吸着一支雪茄，连吐了几口烟。乐天的夫人只在旁边呆瞧，一时倒做了丈二的和尚，摸不着头脑起来。

一会那老头儿便伸着一只手，搁在乐天肩上，带笑说道：“我的儿，我这回特地来试验你的，你险些失败呢！”

乐天垂倒着脖子，低声答道：“请阿父恕了孩儿！孩儿很觉惭愧！”

他老子道：“你没有什么惭愧，我也决不责备你。上星期我既回到了这里，知道你已成了个有名的小说家了。听说你仗着一个笔头，做得很有出息，于是我想先和你玩耍一下子，然后和你说明。哪知你竟险地上了我的当儿！”

乐天道：“阿父，只你十五年中到底在哪里？做了些什么事？”

他老子道：“那时我既到了那老牧师家中，做了三个月的下人，老牧师见我为人诚实，又能书算，便把我升做了书记。以后我却认识了几个美国朋友，彼此十分投契。这样过了一年，他们要到加利福尼亚去找寻金矿，约我一块儿去。我们困苦颠连，挨了三个年头，别说金矿没有找到，连金屑都不见一粒。末后乞食度日，流转到了墨西哥。仗着我们两年中的热心毅力，竟找到一个金矿了。从此我们几个乞儿便变作了富人，大家合开了几间大公司，生意非常发达。十年中我恋着美国，不想回来，只如今钱太多了，一个人尽着使用也用不了千分之一，于是我便想回来，找我十五年前分手的儿子。恰好上月有几个同国的人要回来，就同着他们合伙儿走了。”

乐天道：“阿父，但你刚才那种样儿，如何扮得很像化子？连那脸儿也可怕煞人！”

他老子笑道：“这是很容易的事。我这里还有一个老友在着，恰开着个戏园子。我便央他班中的戏子们，替我化了妆，趑将回来，自然活像是个化子了。”

乐天拍着手儿笑道：“好耍子！好耍子！但孩儿那张十块钱的钞票，须要阿父赔偿呢！”

他老子笑嘻嘻地答道：“我的儿，赔偿你就是。任你要一百张、一千张、一万张，我都有呢！”说完，伸着两手挽着他儿子和媳妇，咧开着嘴不住地笑。

那时小云已在门罅里张了好久，到此便也走将进来。乐天拉着他的耳朵，笑着道：“小鬼头，你该向着这钟馗，喊一声老太爷！”小云便扑倒在地，做了个鬼脸儿，喊道：“钟馗老太爷！”于是三人大家相觑着，磔磔格格地笑个不停，连那窗外梧桐树上的鸟儿，也似乎发着笑声咧。